

戲弄金龜 斷腿現報

文／徐瑋宜·張明玲

許素靜盪著鞦韆，聽樹上蟬兒引聲高歌，她用腳尖畫著地上沙土，望著從福利社走出來的同學，舔著手上的冰棒。沒錢買冰的她，口水在小嘴裡不停翻攪，接著似乎想到什麼，突然起身朝樹叢跑去，「哼！不必吃冰，我有更好玩的消暑法寶……」她露出頑皮笑容。

一番尋覓，她在茂密的枝葉上抓到一隻正伸展翅鞘的豔綠色金龜子，她將金龜子的後腳折斷一節，再撿拾地上的細竹枝，插入牠的大腿，當牠痛得不斷掙扎時，翅膀就會自然地展開，奮力振翅，這時就像一臺「活風扇」般，嗡嗡地吹出些微的涼風。

在物資普遍缺乏的年代，將金龜子當成「活風扇」，成了許素靜最有趣味的玩具，一隻隻小生命也在她的手裡消失。

長大後，兒時金龜子的記憶，已逐漸淡去。四十一歲那年，已是慈濟志工的她騎著機車正要去訪視個案，卻被一輛汽車從後頭撞個正著，她瞬間被彈向半空中，重重摔落地面。

清醒後，她已躺在三重醫院動彈不得；大腿皮綻肉破，深可見骨，必須手術縫合，骨盆腔有四處嚴重斷裂，醫生用鋼片將裂開的骨頭固定，並鎖上十六支螺栓，鋼板、螺栓將終生留置體內，並須每年定期

複檢。

受傷期間，許素靜每天醒來的第一個念頭，就是趕快動動手腳，測試行動是否如常，每天活在不安與恐懼中，令她精神飽受折磨，痛苦不堪，這才想起兒時經常折斷金龜子的腳，當時金龜子拚命掙扎的畫面，就像現在的她。

憶起十七歲那年，一回鄰居飼養的鵝群得了傳染病，於是將一隻奄奄一息的鵝送給了許家，雖然明知那是隻病鵝，但在拮据生活中努力想給家人加菜的母親，心想家裡難得有肉吃，便要許素靜燒一鍋滾水，燙一燙病鵝，將鵝毛拔乾淨。但許素靜看到鵝脖子滿是細毛，一



許素靜懺悔過往殺業，體悟造業豈能不懺道理。（鄭振村攝）

時偷懶，竟直接拿菜刀往鵝脖子上一刀砍下，血水瞬間噴出，她眼睜睜看著鵝頭與鵝身分開，熱血直冒的身體還不停顫抖掙扎，好久好久才靜止下來。慘不忍睹的血腥畫面，嚇得她不知所措，她無法理解自己為何如此殘忍！

兒時家鄉的田裡滿是青蛙，家裡始終有著一簍簍的青蛙等待宰殺，許素靜每天得用銳利的竹片，將青蛙白白的肚子割開，取出內臟，清洗後再剝塊，好給母親烹煮，那往往是餐桌上唯一可下飯的佳餚，她卻沒有想到，這「殺生」的果報將如影隨形。

二〇一一年，慈濟在全臺推動經藏演繹，許素靜發現所演繹的偈文，幾乎是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，往昔所造諸惡業一一浮上心頭，她

清楚地體認到，為何別人能自然生產，而她卻必須在白白的肚皮上劃下一刀，才能順利產下嬰兒。

斷腿後掙扎的金龜子、抽搐慘死的斷頭鵝、被開膛剖肚的青蛙，當年恐怖的畫面，至今還停留在她的腦海中。許素靜慶幸有因緣入經藏，能懺悔昔日懵懂無知所犯下的錯誤——「誤殺濫殺嬉戲殺，漠視眾生本平等」，她將偈文深深種在心中，期盼來生不再走錯方向，並至誠懺悔，誓言找回清淨本性。

現在，她看到螞蟥或蟑螂，人蟲相安無事；路過市場看到待宰的雞鴨魚，她總心生不捨，默默地念誦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為了彌補自己過往所造諸惡業，她決定終生茹素，並發願用心接引更多人茹素護生。